

电影《吾爱敦煌》： 用赤子之心承接文明之光

近日，根据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真实事迹改编的历史传记电影《吾爱敦煌》正在热映。这部电影将世界文化遗产的瑰宝莫高窟搬上大银幕，为观众塑造一位具有赤子之心的文物保护者形象。

影片讲述了樊锦诗别样的人生故事，表现了她不同的生活侧面。首先，樊锦诗一生专注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片中，当她被问及做完一套完整的莫高窟考古报告需要多长时间时，她坚定地回答：“两百年、三百年或者更长时间。我这辈子能出一卷是一卷，能出两卷是两卷……”简短几句话就道出了这位“敦煌的女儿”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工作思路上，樊锦诗积极拥抱新事物、始终关注新技术。该片揭秘式呈现莫高窟考古报告撰写背后的曲折。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同志们就已开始着手准备资料。他们用1毫米粗细的蘸水笔笔尖画了一二十年，第一卷书稿却惨遭退稿，因为手绘测绘图精准度不够。20世纪80年代，去外地开会的樊锦诗第一次看到电脑。她敏锐察觉到数字技术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决定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打造“数字敦煌”。面对有人打莫高窟的主意时，她不怕得罪人，坚决反对只顾眼前利益、破坏文物的做法，尝试在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探索出一条优化路径，建立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在人才培养上，樊锦诗深知敦煌地处偏远，生存环境艰苦，要留住人才，必须靠事业和情感，所以她与年轻同志打成一片，帮助青年成长成才，确保敦煌事业后继有人。片中多次展现了樊锦诗同年轻同事之间的交往。比如，美院毕业的学生想要画出自己的国画作品，而不是每天面对电脑绘图，樊锦诗耐心开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使年轻人认识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者首先是一名文物工作者，然后才是艺术工作者。片中还讲述了樊锦诗亲自下厨烹饪，在家中宴请年轻同事，自掏腰包让远在上海的家人邮来咖啡，给绘图的同事们提神醒脑等事例。这些内容都体现出樊锦诗对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视，从而保障敦煌研究院的可持续发展。

影片不仅表现了樊锦诗一个人的不懈努力，更展示了所有敦煌儿女的坚韧付出。作品一开篇，便将常书鸿、段文杰及其他敦煌研究院同事的群像展示出来。而在表现樊锦诗的工作内容时，她也时常想起前辈们的叮咛——常书鸿说过，莫高窟是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赡养老人是我们做儿女的天职。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一代代接续奋斗，无私奉献，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流传下来，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了解、关注。

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只有静水流深的深情陪伴；没有紧张刺激的寻奇探险，只有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苦奋斗……相较于奇观性呈现、戏剧性提炼，《吾爱敦煌》在艺术风格上更加注重对考古的真实性、历史性展现。创作者在后期调色阶段，整体采用暖色调，使之与黄沙覆盖的神秘之地——敦煌的独特自然风貌相统一。近年来，文博考古内容成了影视创作的热门选题。但这种题材创作难度很大：若选择非实景拍摄，布景对历史细节必须细致还原，这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和精力投入；如果选择实景拍摄，又要以文物保护为前提。从这个角度看，文博考古题材如何进行影视化呈现，还需要文博考古工作者与影视创作者共同探索。而《吾爱敦煌》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一种参考的样式。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许莹

于和伟：用表演捍卫生活的复杂瞬间



最近两部电影中，于和伟扮演的是完全不同的角色：《坚如磐石》中白手起家一人独大但又始终被权力钳制的黎志田、《二手杰作》中碌碌无为却拨开云雾见日出的马寅波。而这两个角色，也意味着于和伟的演技到达了一种新的阶段：不管是群像演出还是突出个体的剧作，他都能表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成为影片的一抹亮色。更重要的是，他用表演的方式，实现了对某些生活中复杂瞬间的再现和捍卫。

黎志田作为黑势力的代表，从“棒棒”白手起家，逐步成为当地富有阶层——金五集团的董事长，掘金过程官商勾结，充满罪恶。影片开始时的黎志田摆出一副志得意满准备退出江湖的状态，实际刀尖舔血，危机四伏，于和伟将山城棒棒军的艰难奋斗的前半生浓缩为果断狠辣处理事情的决断力、带有杀气的眼神、抿紧的嘴角和充满气场的电影台词表达。于和伟将黎志田塑造成为一个小小私人帝国来之不易，在极端强硬的同时，必须像端着一碗要溢出来的水一样维持着他身边“高人”们的关系。那根金闪闪的扁担表明了他前半生的举步为艰和一定要爬到人尖的决心和斗志，他每次拿起扁担捍卫自己的安全时，瞬间力度倍增。

在集团中和弟兄们在一起时，黎志田处于高位，微仰头视角向上，同时也带着警戒和某种处于权力高位的自得；黎志田和郑刚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郑刚对他的拿捏，黎志田自我假作卑微中带着狠劲儿、被呵斥时又慢慢表达自己的诉求和夹枪带棒地要

挟。这两人的关系线是电影叙事的主线，也是电影中最富有张力的时刻。他们随时可反噬对方，同时也依附于对方而生存。他们是一面镜子的正反面，表面的明亮和背面的漆黑沉澹一气。于和伟塑造的黎志田和郑刚的关系中，强调内在气焰的对立，比如签合同一场戏中，黎志田不得不按郑刚指示去完成指派的任务，但那摄像头内才可放大的回眸的表情里，于和伟生动地演出黎志田的怒目，假装的低眉，皆为戳心反骨。

黎志田的女儿是他最大的软肋，他把所有的情感都给了自己的女儿，体现出一种毫无保留和不加掩饰的爱。女儿难产刚生了孩子，黎志田指挥手下抓苏见明，却意外被攻击，尽管生命危在旦夕，他坚持不发出声音，维护一个安宁的氛围，做出“嘘”的动作，怕把隔壁的女儿吵醒。对女婿David，黎志田的表现体现了人物内心因爱而生的恐惧，发现女婿欺瞒女儿的事实，他拿出杀手锏，先是劝退，然后又狠毒杀之，面对David他才是真的怕，这人占了他女儿的爱，他试探着要把江山让给他，但恐惧辛苦打下的江山被他人掠夺。又涉及到可能对女儿的伤害，即使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在电影《二手杰作》中，于和伟演出了马寅波这样一个成长和心态滞后于时代的中年人与现实的碰撞，演出了他在与世俗通融、决裂又最终和解状态中的若干挣扎。

在《二手杰作》中，于和伟完成的任务是：如何在巨大假定性的情节下，摆脱符号化和夸张脸谱化的倾向，释放一个有烟火

气的、凡人所经历的人生。

电影中的他，处于一种“局外人”的状态，想成为作家，积压了诸多的文稿却总被出版社拒绝。儿子意外坠楼后，他以儿子的名义出版了自己压箱底的书，书在炒作之下疯狂畅销，达到一个书生的人生巅峰，但儿子醒来，梦即破碎。在某种程度上，马寅波长期困在象牙塔中，活成了一个脱离社会过于单纯的人，也正是这份守旧和单纯，让他与时代格格不入。

于和伟扮演的马寅波，开始时的局促、复杂，就像他写的那些压箱底的旧手稿一样，皱巴巴，总被奚落和冷遇，无从舒展。状态低沉、失落，挫败感十足，马寅波处处无能但是又不甘于平凡，心若苍穹，肉身却陷在市井的琐碎中，无力发挥。天降契机后他以隐身作者的状态走向人生极致，好像满是皱褶的旧衣，终于被熨烫平整，焕发出新的光彩。这个时期，于和伟赋予马寅波“疯癫人生”的状态，他犹如范进中举般狂喜，从自卑反转至自大。他仿佛变成了神笔马良，普天之下，万事万物，没有他不能梦笔生花的。儿子苏醒后拒绝冒名合作，他又想拉住刹那即逝的癫狂，陷入了一种更为极端的疯狂之中，甚至冲冠一怒为销书。最后企图说出真相的他却发现，真相已经没有人不在乎了，别人只嫌他碍事多余。

在大段独白式的演出中，马寅波不停地追问世俗的怪圈，如何将他放逐、拉拢又再次抛弃，他相信是自身的真才实学让书得以出版，而不是因为盗用了儿子的名。但世俗就是那么滑稽，荒唐，在话题和炒作下，他能轻而易举出版一本畅销书，当他抛弃浮名，想认真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著作时，却只能积压在仓库中冷却。这时马寅波才真正意识到人心易变，世态炎凉。于和伟演出了马寅波这样一个成长和心态滞后于时代的中年人与现实的碰撞，演出了他在与世俗通融、决裂又最终和解状态中的若干挣扎。

最后在楼顶，马寅波为了劝解杰西卡，梳理了一番人生的大道至简，自己也平静下来，这时候的马寅波，与世俗的拧巴和对抗终于达到了一种意外的和解。马寅波内在确实是个单纯、善良的好人。但就在观众意识到这个角色的可爱之处时，他又突然坠楼——这个瞬间对观众有着非常大的冲击力，谁会接受一个内在良善的人要毁灭的可能呢？意外、惊恐、痛苦、豁达、狂欢这些表情迅速呈现又瞬间消失，于和伟用复杂的微表情演出了马寅波在下坠瞬间终于达到了一种身心的放松，他和这个世界和解了。

来源：《文汇报》 作者：崔辰